列傳第四十　梁書四十六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

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
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
天門二郡大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
宴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俚多被謝謔僧祐
怡然自若謂已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為鎮
西錄事參軍矣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
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
矣景寇荊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
於獄拜為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
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
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
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揚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
卒五千據白塔遥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
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
吳兒何為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
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
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矣景聞之遂遁世祖以
僧祐為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

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君羊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疾景將任約遂與相持父子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

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
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庾景聞
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
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饑疲可因此擊之必
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
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
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遵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
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閒道
襲隨郢州軍中兒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
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贓汚甚多世祖大
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
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
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今我至此
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
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
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啓齊給事中父懷寶
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

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
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
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氐王楊紹
及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崩即懷寶第七子
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縣騎
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為新興
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
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
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為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
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
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邑陵會
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衛將軍進
爵為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
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
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崩入據城景
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邢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
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崩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

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彊弩射元建
衆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
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
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崩與王僧
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
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崩等圍之後納等降崩又
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
是旋鎮灌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
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
源寔闓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
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崩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岸
岸宇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大清中與崩
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
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
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
遂走依其兄嶷於南陽嶷時爲南陽太守岳陽
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嶷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則同歸世祖世祖以爲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廬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

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詹龍前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爲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龍袞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

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
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進景至江
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
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矦子鑒逆戰
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
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為最授平東將軍東揚
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
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
後江陵陷齊納貞陽矦以紹梁嗣以龕為震州
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
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矦給鼓吹一部又加
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
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壻也為吳興太守以霸先
先既非貴素兵又徵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
經心及為本郡毋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
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
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為蒨所敗霸先乃

遣將周文育討合龍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爲文
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
摩等龔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合龍聞齊
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
龔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
祖隣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
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
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

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輒外府焉及高祖
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
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
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
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
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
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
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
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

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顯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爲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歷逆順勳庸顯著卒爲中興功臣義哉

孝行

滕曇恭

沈崇傃

荀匹

庾黔婁

吉翂

甄恬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紑

劉霽

褚脩

謝藺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絲綸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踰羣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

蒸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
冬不著綿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
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
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
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
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度引曇恭爲功曹固
辭不就王儉時隨僧度在郡號爲曾子天監元
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
人皆有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
未葬而隣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
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灸已悶絶累日方
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獸所
搏女號叫拏獸獸毛盡落行十數里獸乃棄之
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絶太守蕭琛賻焉表
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傲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
史崇傲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
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

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
辟爲主簿崇傑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傑
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
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
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傑之瘥所不避雨雪倍墳
哀慟每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
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
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
三年父食麥屑不敢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
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
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傑少有志行居喪
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
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暮之始雖即情
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今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
彼門閭敦茲風教崇傑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
喪固辭不受官菩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
自以祿不及養恒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
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也晉大保勗九世孫祖瓊
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宗元嘉末渡
淮赴武陵王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
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為安復令卒於官凶問
至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
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
起家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
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
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后父憂并兄服歷四年
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
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皆爛形體枯顇皮骨
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
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
即吉毀頓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
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
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
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

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妄色
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
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是
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
為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
在家講疾黔婁忽然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
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
知差劇但嘗糞甜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轉泄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易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
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頴胄
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員儀曹郎
梁臺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
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
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黔婁示不違之請
書數簡竟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

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
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
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
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
等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荆州大
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
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
性親黨異之大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義吏
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
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
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
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曰吉翂請死贖
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
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
列官司厲色問翂曰爾求代父死救已相許便
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
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若有悔

異亦相聽許羽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
憚顧諸弟稚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
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令欲殉身不測
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
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羽至心有在不可
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
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
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羽對曰凡鯤
鯫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齎羽但囚父
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瞑目
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羽初見囚
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
令著一小者羽弗聽曰羽求代父死死罪之囚
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
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羽曰異哉
王尹何量羽之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
羽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置名一何甚

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摽之州從事恬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已欽賢寤寐盈想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忉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吏求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麐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亡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隻白鳩巢其廬上守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昌雲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眞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昌雲淨奔喪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昌雲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

蘇哭哽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韙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為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殯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暮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擅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侃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炯白晳美容貌從兄求點毋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為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為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

絶聲枕由藉地腰虛腳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賴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炙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隣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
缺
累遷寧遠録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

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眥侍疾將暮月夜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眥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眞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眥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眥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烜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員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敞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

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暮除海鹽
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
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
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
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盡
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
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
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
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

士傳敬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
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
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
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
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
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
二十三日氣絶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論蘭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大傳安八世孫

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蘭五歲喪父母未飯乳媪
欲令蘭先飯蘭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
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
蘭生之匹因名之曰蘭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
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
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柳之服闋後
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
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蘭
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傳制衣北兗州刺史蕭揩
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
年遷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
地入附境上交兵蘭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蘭
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
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
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蘭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
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十八蘭所製詩
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

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
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
知創鉅痛深蓼莪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
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雲淨何炯江紆謝
簡者亦二子之志歟

列傳第四十一

梁書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二

梁書四十八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袪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
郡國學各采掌故補充講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
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
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
徒雖刑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
原橫遭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
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
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弃也忽諸鄉里
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
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
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

禮定六律改斗歷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
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
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斯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
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奬可置五經博士各
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
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
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
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奮京師又選
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遣

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臣
在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
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
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
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
敷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
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業
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
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

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為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應茲選今並綴為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偁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怕以方秘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表槩為丹陽尹請為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為通直散騎侍郎承明初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為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

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外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曇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暢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吉凶若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

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
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
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眞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注六
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
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
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
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
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
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
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名曰口辯每服縝簡
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
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爲
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
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隣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
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爲宜
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絰
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

城平以縝爲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
視事四年徵爲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
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爲
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弃在家縝自迎王師志
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
以矯時去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
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
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
貴何得有賤貧縝荅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
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
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
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
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
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
也荅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
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
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
形神相即非所聞也荅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

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用不得爲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爲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異木之知以爲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乎答曰死者如木而無

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
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荅曰生形之
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
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
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
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
此邪荅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也
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爲死者之骨骼豈不從
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荅曰如因榮木
變爲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
變爲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爲縷體縷體
即是絲體有何別焉荅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
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爲
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
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
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愛死形
綿歷未已邪荅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
欻而生者必欻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欻而

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欲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意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佗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

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景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荅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寧有不昭之穢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毎絶常區非惟道革羣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荅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貞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荅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

是以晉棘荆和等價連城驊騮盜驪俱致千里
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
敢問經云爲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荅曰聖
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
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荅曰妖怪茫茫
或存或亡殭死者衆不皆爲鬼彭生伯有何獨
能然乍爲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
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
鬼一車其義云何荅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
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爲鬼
鬼滅而爲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
利用邪荅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
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
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
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丟
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
不以僧有多稼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

周急歸德必於在已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
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
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鉢家家弃其親愛人人
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
於憯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
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
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
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
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
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爲以待其
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
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縝在
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
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
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
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爲鄱陽
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

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爲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爲康樂侯撰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閨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荅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爲棺殮殯之

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弃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瓛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瓛還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爲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

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
賞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
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肇字
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
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
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
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
遷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
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
學以瑒領儒林祭酒講三禮并焚衣冠聽者甚
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
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莅性至孝常恨貧祿
代耕不及養在荆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
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大同六年卒官
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
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門郎
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内温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

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鴞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季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薨京邑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彪先繩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次成服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主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

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已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等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

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母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卑貴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

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以注慈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

包經傳互文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
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乘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
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
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
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
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
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
十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
公靈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

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
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
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
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
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於經析
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
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
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爲太常博士天監十

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
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
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
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
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及改說杜
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
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
以荅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
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
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
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出爲長
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爲明威將
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
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
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
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
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遍生徒亦數百人歷

官國子助教三爲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爲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丘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爲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爲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

禮初爲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辭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肆羣儒劉昌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閒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

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絶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爲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爲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

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絶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爲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祛爲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祛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

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
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也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侃少好
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
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
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
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
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
十扁以凝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
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
同十一年卒於厚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
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
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
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
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
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經儌倖不遂其志
宜哉

列傳第四十三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竝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乘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竝以文采妙絶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大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灌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彦之宋將軍
父搖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搖於屏風
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
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
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
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俊甚愛其才東宮建
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
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
祖讌華元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三百字二
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
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
能貳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
沆從父兄溉既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
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
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
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
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
萬布三十匹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後爲殿中郎遷車騎録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祚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六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愷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

常泣時世叔父悛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憚
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
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欷母亦慟甚初苞
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沒悉瘞焉苞年十六始移
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而皆畢繪常
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
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
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待郎丹陽尹
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
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
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
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
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
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
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罪退稱其美情無
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

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鄂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閤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

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朏宗史抄撰羣書子隆爲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遥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工部郎侍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

駕遷驃騎録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

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愼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

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踈爭爲闡緩玄冬脩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弃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

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
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
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
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曾馳臆斷之侶好名
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
忘臭効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
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
嗤蛮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
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毀量文質有異巧
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
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
襞甚矣哉文之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眺沈
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
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
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
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榷辯茲
清濁使如涇渭論玆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

此雖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表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遥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肓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尚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為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紹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緬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為尚書祠

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綴弟緩字含度少知名歷
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
首除通直郎俄遷鎮南湘東王中録事復隨府
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
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
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
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
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
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
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
爲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
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
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爲安西安成
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
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
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
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

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
爲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
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爲南平王大司馬
府記室翁歸亦工爲詩遜博學有思理更注論
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
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
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
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
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
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
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
街服既纓組尚爲贓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
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
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
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
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

絶其妨正直之虚號而已謹謁愚忠不恤衆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鎮軍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君士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選何胤築室若邪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爲詩評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奥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隆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

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
屬車者蓋將百計詘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
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二張二陸兩潘一左
敎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
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
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
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
景純用俊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
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
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
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
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
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
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
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
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
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遣形窮情爲物
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

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盻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

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
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
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弃於高聽無涉於
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
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並汎朱
紫相奪諠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
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
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
實證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
推之殆同博弈方之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
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
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
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胷中諒
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録庶周遊於閭
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岷字長岳官至府
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
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偏略嶼亦預焉兄弟
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
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
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
屬文嘗步自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
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
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朏爲吳興太守唯與
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
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
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

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
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
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
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
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
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
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
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
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

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殂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衛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管之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

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
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
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
贈衛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
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
令坐事繫治作鱸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
國侍郎並有文集